

白话全译

史記

〔汉〕司马迁撰

(下)



220-22

K204.2/24/3

史

记

下

全译本



周文等译
马迁著



史记卷八十五

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

吕不韦者，阳翟（音狄）大贾（音古）人也。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。

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。其四十二年，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。安国君有所甚爱姬，立以为正夫人，号曰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无子。安国君中男名子楚，子楚母曰夏姬，母爱。子楚为秦质子于赵。秦数攻赵，赵不甚礼子楚。

子楚，秦诸庶孽孙，质于诸侯，车乘（音胜）进用不饶，居处困，不得意。吕不韦贾邯郸，见而怜之，曰“此奇货可居”。乃往见子楚，说（音税）曰：“吾能大子之门。”子楚笑曰：“且自大君之门，而乃大吾门！”吕不韦曰：“子不知也，吾门待子门而大。”子楚心知所谓，乃引与坐，深语。吕不韦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安国君得为太子。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，华阳夫人无子，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。今子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又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久质诸侯。即大王薨，安国君立为王，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。”子楚曰：“然。为之奈何？”吕不韦曰：“子贫，客于此，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。不韦虽贫，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，立子为嫡嗣。”子楚乃顿首曰：“必如君策，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。”

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，为进用，结宾客；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游秦，求见华阳夫人姊，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。因言子楚贤智，结诸侯宾客遍天下，常曰“楚也以夫人为天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”夫人大喜。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：“吾闻之，以色列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今夫人事太子，甚爱而无子，不以此时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举立以为嫡而子之，夫在则重尊，夫百岁之后，所子者为王，终不失势，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。不以繁华时树本，即色衰爱弛后，虽欲开一语，尚可得乎？今子楚贤，而自知中男也，次不得为嫡，其母又不得

幸，自附夫人。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嫡，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。”华阳夫人以为然，承太子间，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，来往者皆称誉之。乃因涕泣曰：“妾幸得充后宫，不幸无子，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，以托妾身。”安国君许之，乃与夫人刻玉符，约以为嫡嗣，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，而请吕不韦傅之。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。

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，知有身。子楚从不韦饮，见而说（音悦）之，因起为寿，请之。吕不韦怒，念业已破家为子楚，欲以钓奇，乃遂献其姬，姬自匿有身，至大期时，生子政。子楚遂立姬为夫人。

秦昭王五十年，使王齕（音倚）围邯郸，急，赵欲杀子楚，子楚与吕不韦谋，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，得脱，亡赴秦军，遂以得归。赵欲杀子楚妻子，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，得匿，以故母子竟得活。秦昭王五十六年，薨，太子安国君立为王，华阳夫人为王后，子楚为太子。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。

秦王立一年，薨，谥为孝文王。太子子楚代立，是为庄襄王。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，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。庄襄王元年，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阳十万户。

庄襄王即位三年，薨，太子政为王，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“仲父”，秦王年少，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。不韦家僮万人。

当是时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。吕不韦以秦之强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是时诸侯多辩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书布天下。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，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号曰《吕氏春秋》。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。

始皇帝益壮，太后淫不止。吕不韦恐觉，祸及己，乃私求大阴人嫪毐（音烙藹）以为舍人，时纵倡乐，使嫪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，令太后闻之，以啖太后。太后闻，果欲私得之。吕不韦乃进嫪毐，诈令人以腐罪告之。不韦又阴谓太后曰：“可事诈腐，则得给事中。”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，诈论之，拔其须眉为宦者，遂得侍太后。太后私与通，绝爱之。有身，太后恐人知之，诈卜当避时，徙宫居雍。嫪毐常从，赏赐甚厚，事皆决于嫪毐，嫪毐家僮数千人，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。

始皇七年，庄襄王母夏太后薨，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，与孝文王会葬寿陵。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，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，曰“东望吾子，西望吾夫。后百年，旁当有万家邑。”

始皇九年，有告嫪毐实非宦者，常与太后私乱，生子二人，皆匿之。与太后谋曰“王即薨，以子为后。”于是秦王下吏治，具得情实，事连相国吕不韦。九月，夷嫪毐三族，杀太后所生两子，而遂迁太后于雍。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。王欲诛相国，为其奉先王功大，及宾客辨士为游说者众，王不忍致法。

秦王十年十月，免相国吕不韦。及齐人茅焦说秦王，秦王乃迎太后于雍，归复咸阳，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。

岁余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文信侯。秦王恐其为变，乃赐文信侯书曰：“君何功于秦？秦封尹河南，食十万户。君何亲于秦？号称仲父！其与家属徙处蜀！”吕不韦自度稍侵，恐诛，乃饮鸩而死。秦王所加怒吕不韦、嫪毐皆已死，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。

始皇十九年，太后薨，谥为帝太后，与庄襄王会葬茝（音芷）阳。

太史公曰：不韦及嫪毐贵，封号文信侯。人之告嫪毐，毐闻之。秦王验左右，未发。上之雍郊，耗恐祸起，乃与党谋，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薪年宫。发吏攻毐，毐败亡走，追斩之好畤，遂灭其宗。而吕不韦由此绝矣。孔子之所谓“闻”者，其吕子乎？

【今译】

吕不韦，是阳翟的大商人。他往来各地，廉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所以家产累积了上千金之多。

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了。到昭王四十二年，昭王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。安国君有儿子二十多人。安国君有一位非常喜爱的姬妾，立她为正夫人，称为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没有儿子。安国君有个排行在中间的儿子名叫子楚，子楚的母亲叫夏姬，不受宠爱。子楚作为秦子被派到赵国去作人质。秦国常常攻打赵国，赵国也不很礼待子楚。

子楚是秦官姬妾所生的卑贱孙子，在诸侯国做人质时，乘用的车辆、日常的费用并不宽裕，平民生活困窘，很不得意。吕不韦在赵都邯郸经商时，看到了子楚而怜爱他，说“子楚如稀奇的货物可以囤积起来以伺高价卖出。”于是就去见子楚，向他游说：“我能光大你的门第。”子楚笑着说：“你暂且先光大自己

的门第,随后再来光大我的门第!”吕不韦说:“您不知道吧,我的门第要等您的门第光大之后才能光大起来。”子楚心里明白吕不韦所指的意思,就引见吕不韦与他一起坐下,深入交谈起来。吕不韦说:“秦王年老了,安国君现在被立为太子。我私下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,华阳夫人没有儿子,能够选立嫡系继承人的,只有华阳夫人而已。现在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,您又排在中间,并不很受宠幸,长久地在诸侯国作人质。如果大王死后,安国君继立为王,那么您也没有机会和长子或其他早晚在大王跟前的兄弟竞争太子啊!”子楚说:“是这样,那对它该如何办呢?”吕不韦说:“您很穷,在这里作客,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亲戚和结交宾客。我不韦虽然贫穷,但愿意拿出千金替您到西边去游说,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,让他们立您为嫡系继承人。”子楚于是叩头说:“必定像您的计策而成功,愿意分秦国的土地跟您共同享有它。”

吕不韦就拿五百金送给子楚,作为日常的费用,结交宾客所需;而又拿出五百金去购买珍奇玩物,自己带上这些东西往西边秦国去游说,先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,而把所有带来的东西全部献给华阳夫人。借机谈到子楚是一个贤能聪明的人,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布天下,常常说“我子楚是把夫人看成如天一样,日夜流泪思念太子和夫人。”华阳夫人听了后大为高兴。吕不韦就借机让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说:“我听说过,凭美色来侍奉人的人,一旦容颜衰老,宠爱也就会跟着松弛。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,很受宠信,但却没有儿子,不在这个时候趁早在众多儿子中结交有才能又孝顺的人,推荐他立为嫡子,而又以儿子的身份养侍他,这样,丈夫在的时候就更受到尊重,即使丈夫去世以后,所认的亲儿子继位当王,终生不会失去权势,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就能得到万代的利益的事情。不在繁华时树立根本,那么美色衰退,宠爱松弛之后,即使想再进一言,还有可能吗?现在子楚贤能,而且自己知道是排行在中间的男孙,依次不得立为嫡系继承人,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宠幸,自己依附于夫人。夫人如果能在這個時候提拔他作为嫡系继承人,那么夫人终其一生都在秦国得到恩宠了。”华阳夫人以为这话讲得非常有条理,所以就在奉承太子的时候,委婉地谈到在赵国作人质的子楚非常贤能,来往的人都称赞他。接着又流着泪说:“妾有幸得以充列后宫,不幸没有儿子,希望能让子楚继位来作嫡系继承人,使我有个托身的人。”安国君答应了她,就跟华阳夫人刻写玉符作为凭信,约定立子楚为嫡系继承人。安国君和夫人因此送了很多东西给子楚,并且请吕不韦来辅助他。因此,子楚的名声在诸侯间更加盛传了。

吕不韦娶了邯郸女子中最漂亮而又会歌舞的人,与她同居,知道她有了身孕。子楚跟吕不韦饮酒,看到那个女子后,很喜欢她,因此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祝寿,请求割爱,吕不韦很生气,但一想到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很多家财,想要钓到奇货,于是就献出了他的姬妾。赵姬自己隐瞒已经怀有身孕的事,到了产期时,生了个儿子叫政。子楚于是立赵姬为夫人。

秦昭王五十年，派王龁围攻邯郸，情况危急的时候，赵国想要杀子楚。子楚跟吕不韦商量，送了六百斤黄金给守城的官吏，得以逃脱，逃到秦军的营地，于是才顺利回到了秦国。赵国想要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，因子楚的妻子是赵国富豪家的女儿，能藏身，因此母子竟得以活命。秦昭王于五十六岁去世，太子安国君立为秦王华阳夫人为王后，子楚成为太子。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妻子和儿子政回到了秦国。

秦王即位一年，就去世了，溢号为孝文王。太子子楚继位为秦王，这就是庄襄王。庄襄王所认的母亲华阳后就成为华阳太后，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。庄襄王元年，用吕不韦作丞相，封他为文信侯，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。

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，太子政继位为秦王，尊奉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他为仅次于父亲的“仲父”。秦王年纪很小，太后经常与吕不韦私通。吕不韦的家僮多达万人。

在那个时候，魏国有信陵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齐国有孟尝君，他们都礼贤下士，喜欢结交宾客，而借此互相倾轧。吕不韦认为秦国这样强大，却不如他们因而感到羞愧，也招来了文人学士，优厚地对待他们，因而招来的食客有三千人之多。这时候，诸侯中有很多辩才之士，例如荀卿这一班人，著书立说，遍布天下。吕不韦就要他的门下食客人人都记下他们的所见所闻，汇集编排成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一共有二十多万字，认为这些包括了天地万物和古今的事情，书名叫《吕氏春秋》。把它刊布在咸阳都市的城门上，并在上面悬挂千金，特邀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，如有能增加或减少书上一个字的人，就奖给他千金。

秦始皇帝逐渐长大了，但太后仍然淫乱不止。吕不韦害怕事情被发觉，灾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，就暗地寻求到阴茎特别粗大的人嫪毐，作为他的门客，时常放纵淫乐，要嫪毐用他的阴茎贯入桐木所做的小车轮行走，让太后知道这件事，来引诱太后。太后听说后，果然想要暗中得到他。吕不韦就进献嫪毐，假装派人以须论腐刑之罪的罪名告发他。吕不韦又秘密地对太后说：“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腐刑，就能得到他在官中供职。”太后就暗中送了很多东西给主持腐刑的官吏，假装来治嫪毐的罪，拔去他的胡须变成宦人的模样，于是得以进宫侍奉太后。太后就偷偷与嫪毐通奸，非常喜爱他。有了身孕，太后担心别人知道了，就假称卜卦的结果，需要回避一段时间，于是就搬移她的住处到雍宫。嫪毐经常跟随她，所受的赏赐非常丰厚，凡事都由嫪毐决断。嫪毐的家僮有数千人之多，那些为求官职而成为嫪毐门客的宦官多达一千余人。

秦始皇七年，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去世。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，跟孝文王合葬在寿陵。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埋葬在芷阳，因此夏太后单独另葬在杜地的东边，她生前曾说：“向东可望见我的儿子，向西可望见我的丈夫。百年之后，这一带会成为有上万户人家的城邑。”

秦始皇九年，有人告发嫪毐根本不是宦人，常常与太后私通，生下两个儿子，都把他们藏匿起来了。嫪毐跟太后密谋说：“王若是死了，就用我们的儿子继位。”因此秦王就下令让有关官吏查办，全部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这件事牵连到相国吕不韦。九月，诛杀了嫪毐的三族，又处死了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，并把太后迁移到雍官去。嫪毐家的所有门客都被抄没家产，并把他们迁徙到了蜀地。秦王想要杀相国，只因他侍奉先王的功劳很大，以及宾客辩士为他说情的人很多，所以秦王不忍心处罚他。

秦始皇十年十月，罢去吕不韦相国的职务。等到齐人茅焦来游说秦王，秦王就到雍官迎接太后，太后又回到咸阳，而遣发文信侯到他河南的封地去。

一年多之后，各国诸侯宾客使者络绎不绝的来访问文信侯。秦王害怕文信侯进行叛乱，就给文信侯写信说：“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？秦国封你在河南，食邑有十万户！你跟秦国有什么亲缘关系？竟号称仲父！你与你的家属迁徙到蜀地居住！”吕不韦自己认为已稍稍受到逼迫，害怕被诛杀，就喝鸩酒自杀了。秦王所恼怒的对象吕不韦、嫪毐都已死，才把迁徙到蜀地的嫪毐的门客全部迁回京都。

秦始皇十九年，太后去世，谥号叫帝太后，跟庄襄王合葬在茝阳。

太史公说：吕不韦与嫪毐显贵的时候，封号文信侯。有人告发嫪毐，嫪毐也听到这件事。秦王向左右验证此事，但没有把此事公开披露。秦王到雍地去祭天，嫪毐害怕灾祸发生，就跟他的同党谋划，矫改太后的玉玺，调动兵卒在蕲年宫造反。秦王发动官兵攻打嫪毐，嫪毐战败逃走，被追赶到好畤而被杀，于是诛杀了他的宗族。而吕不韦从此也就被废黜了。孔子所说的“表里不一，欺世盗名”的人，大概是指吕不韦这种人吧？

史记卷八十六

刺客列传第二十六

曹沫者，鲁人也，以勇力事鲁庄公。庄公好力。曹沫为鲁将，与齐战，三败北。鲁庄公惧，乃献遂邑之地以和。犹复以为将。

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。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，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，桓公左右莫敢动，而问曰：“子将何欲？”曹沫曰：“齐强鲁弱，而大国侵鲁亦甚矣。今鲁城坏即压齐境，君其图之。”桓公乃许尽归鲁

之侵地。既已言，曹沫投其匕首，下坛，北面就群臣之位，颜色不变，辞令如故。桓公怒，欲倍其约。管仲曰：“不可。夫贪小利以自快，弃信于诸侯，失天下之援，不如与之。”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。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。

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。

专诸者，吴堂邑人也。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，知专诸之能。伍子胥既见吴王僚，说以伐楚之利。吴公子光曰：“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，欲自为报私仇也，非能为吴。”吴王乃止。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，乃曰：“彼光将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。”乃进专诸于公子光。

光之父曰吴王诸樊。诸樊弟三人：次曰余祭（音蔡），次曰夷昧（音末），次曰季子札。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，以次传三弟，欲卒致国于季子札。诸樊既死，传余祭。余祭死，传夷昧，夷昧死，当传季子札；季子札逃不肯立，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。公子光曰：“使以兄弟次邪，季子当立；必以子乎，则光真適（音嫡）嗣，当立。”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。

光既得专诸，善客待之。九年而楚平王死。春，吴王僚欲因楚丧，使其二弟公子盖余、属（音烛）庸将兵围楚之濠（音潜）；使延陵季子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将盖余、属（音烛）庸路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：“此时不可失！不求何获？且光真王嗣，当立，季子虽来，不吾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。母老子弱，而两弟将兵伐楚，楚绝其后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鲠之臣，是无如我何。”公子光顿首曰：“光之身，子之身也。”

四月丙子，光伏甲士于窟室中，而具酒请王僚。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，门户阶陛左右，皆王僚之亲戚也。夹立侍，皆持长铍（音披）。酒既酣，公子光详（音佯）为足疾，入窟室中，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。既至王前，专诸擘鱼，因以匕首刺王僚，王僚立死。左右亦杀专诸。王人扰乱，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，尽灭之。遂自立为王，是为阖闾。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。

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。

豫让者，晋人也，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。去而事智伯，智伯甚尊宠之。及智伯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、魏合谋灭智伯，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。赵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头以为饮器。豫让遁逃山中，曰：“嗟乎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说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为报仇而死，以报智伯，则吾魂魄不愧矣。”乃变名姓为刑人，入宫涂厕，中挟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厕，心动，执问涂厕之刑人，则豫让，内持刀兵，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！”左右欲诛之。襄子曰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。”卒释去之。

居顷之，豫让又漆身为厉（音赖），吞炭为哑，使形状不可知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汝非豫让邪？”曰：“我是也。”其友为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委质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，乃为所欲，顾不易邪？何乃残身苦形，欲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！”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臣事人，而求杀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为者极难耳！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”

既去，顷之，襄子当出，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，襄子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。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：“子不尝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仇，而反委质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？”豫让曰：“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，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士遇我，我故国士报之。”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：“嗟乎豫子！子之为智伯，名既成矣，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子其自为计，寡人不复释子！”使兵围之。豫让曰：“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义，前君已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，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，焉以致报仇之意，则虽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，敢布腹心！”于是襄子大义之，乃使使持衣与豫让。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，曰：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！”遂伏剑自杀。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。

其后四十余年而辄有聂政之事。

聂政者，轹深井里人也。杀人避仇，与母、姊如齐，以屠为事。

久之，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，与韩相侠累有郤（音隙）。严仲子恐诛，亡去，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。到齐，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，避仇隐于屠者之间。严仲子至门请，数反，然后具酒自畅（音觴）聂政母前。酒酣，严仲子奉黄金百溢，前为聂政母寿。聂政惊怪其厚，固谢严仲子。严仲子固进，而聂政谢曰：“臣幸有老母，家贫，客游以为狗屠，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。亲供养备，不敢当仲子之赐。”严仲子辟人，因为聂政言曰：“臣有仇，而行游诸侯众矣；然至齐，窃闻足下义甚高，故进百金者，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，得以交足下之欢，岂敢以有求望邪！”聂政曰：“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，徒幸以养老母；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严仲子固让，聂政竟不肯受也。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。

久之，聂政母死。既已葬，除服，聂政曰：“嗟乎！政乃市井之人，鼓刀以屠；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，不远千里，枉车骑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浅鲜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称者，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，我虽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，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！且前日要政，政徒以老母；老母今以天年终，政将为知己者用。”乃遂西至濮阳，见严仲子曰：“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，徒以亲在；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。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？请得从事焉！”严仲子具告曰：“臣之仇韩相侠累，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，宗族盛多，居处兵卫甚设，臣欲使人刺之，（众）终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弃，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。”聂政曰：“韩之与卫，相去中间不甚远，今杀人之相，相又国君之亲，此其势不可以多人，多人不能无生得失，生得失则语泄，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，岂不殆哉！”遂谢车骑人徒，聂政乃辞独行。

杖剑至韩，韩相侠累方坐府上，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。聂政直入，上阶刺杀侠累，左右大乱。聂政大呼，所击杀数十人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，遂以死。

韩取聂政尸暴于市，购问莫知谁子。于是韩（购）县（音悬）〔购〕之，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。久之，莫知也。

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，贼不得，国不知其名姓，暴其尸而县之千金，乃於邑（音呜咽）曰：“其是吾弟与？嗟乎，严仲子知吾弟！”立起，如韩，之市，而死者果政也，伏尸哭极哀，曰：“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

也。”市行者诸众人皆曰：“此人暴虐吾国相，王县购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闻与？何敢来识之也？”荣应之曰：“闻之。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，为老母幸无恙，妾未嫁也。亲既以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，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，泽厚矣，可奈何！士固为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，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大惊韩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，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

晋、楚、齐、卫闻之，皆曰：“非独政能也，乃其姊亦烈女也。乡（音向）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，不重暴骸之难，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，姊弟俱僇（音戮）于韩市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。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！”

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。

荆轲者，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，徙于卫，卫人谓之庆卿。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

荆卿好读书击剑，以术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魏，置东郡，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。

荆轲尝游过榆次，与盖聂论剑，盖聂怒而目之。荆轲出，人或言复召荆卿。盖聂曰：“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，吾目之；试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”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。使者还报，盖聂曰：“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摄之。”

荆轲游于邯郸，鲁句践与荆轲博，争道，鲁句践怒而叱之，荆轲嘿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

荆轲既至燕，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。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，已而相泣，旁若无人者。荆轲虽游于酒人乎，然其为人沉深好书；其所游诸侯，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其之燕，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

居顷之，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尝质于赵，而秦王政生于赵，其少时与丹欢。及政立为秦王，而丹质于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归。归而求为报秦王者，国小，力不能。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、楚、三晋，稍蚕食诸侯，且至于燕。燕君臣皆恐祸

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问其傅鞠武。武对曰：“秦地遍天下，威胁韩、魏、赵氏。北有甘泉、谷口之固，南有泾、渭之沃，擅巴、汉之饶，右陇、蜀之山，左关、穀之险，民众而士厉，兵革有余，意有所出，则长城之南，易水以北，未有所定也。奈何以见陵之怨，欲批其逆鳞哉！”丹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对曰：“请入图之。”

居有间，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谏曰：“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，足为寒心，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？是谓‘委肉当饿虎之蹊’也，祸必不振矣！虽有管、晏，不能为之谋也。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；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、楚，北购于单于，其后乃可图也。”太子曰：“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，心惛然，恐不能须臾。且非独于此也，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，归身于丹，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，置之匈奴，是固丹命卒之时也，愿太傅更虑之。”鞠武曰：“夫行危欲求安，造祸而求福，计浅而怨深，连结一人之后交，不顾国家之大害，此所谓‘资怨而助祸’矣。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，必无事矣。且以雕鸢之秦，行怨暴之怒，岂足道哉！燕有田光先生，其为人智深而勇沉，可与谋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，可乎？”鞠武曰：“敬诺。”出见田先生道：“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。”田光曰：“敬奉教。”乃造焉。

太子逢迎，却行为导，跪而蔽席。田光坐定，左右无人，太子避席而请曰：“燕、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。”田光曰：“臣闻骐驎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；至其衰老，弩马先之。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虽然，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荆卿可使也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，可乎？”田光曰：“敬诺。”即起，趋出。太子送至门，戒曰：“丹所报，先生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也！”田光俯而笑曰：“诺。”俚行见荆卿，曰：“光与子相善，燕国莫不知。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，幸而教之曰‘燕、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’。光窃不自外，言足下于太子也，愿足下过太子于宫。”荆轲曰：“谨奉教。”田光曰：“吾闻之，长者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‘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’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节侠也。”欲自杀以激荆卿，曰：“愿足下急过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”因遂自刎而死。

荆轲遂见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，有顷而后言曰：“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谋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岂丹之心哉！”荆轲坐定，太子避席顿首曰：“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。今秦有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。非尽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者，其意不厌。今秦已虏韩王，尽纳其地。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。王剪将数十万之众距漳、邺，而李信出太原、云中。赵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，入臣则祸至燕。燕小弱，数困于兵，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。诸侯服秦，莫敢合从（音纵）。丹之私计愚，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，窥以重利，秦王贪，其势必得所愿矣；诚得劫秦王，使悉反诸侯侵地，若曹沫之与齐桓公，则大善矣；则不可，因而刺杀之。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，则君臣相疑，以其间诸侯得合从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愿，而不知所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。”久之，荆轲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弩下，恐不足任使。”太子前顿首，固请毋让，然后许诺。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舍上舍。太子日造门下，供太牢具，异物间进，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，以顺适其意。

久之，荆轲未有行意。秦将王翦破赵，虏赵王，尽收入其地，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惧，乃请荆轲曰：“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则虽欲长侍足下，岂可得哉！”荆轲曰：“微太子言，臣愿谒之。今行而毋信，则秦未可亲也。夫樊将军，秦王购之金千斤，邑万家。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，奉献秦王，秦王必说（音悦）见臣，臣乃得有以报。”太子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，愿足下更虑之！”

荆轲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见樊於期曰：“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，父母宗族皆为戮没。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，邑万家，将奈何？”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：“於期每念之，常痛于骨髓，顾计不知所出耳！”荆轲曰：“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，报将军之仇者，何如？”於期乃前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荆轲曰：“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见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搯（音振）其匈，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。将军岂有意乎？”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：“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，乃今得闻教！”遂自刭。太子闻之，驰往，伏尸而哭，极哀。既已不可奈何，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

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

工以药淬之，以试人，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。乃装为遣荆卿。燕国有勇士秦舞阳，年十三，杀人，人不敢忤视。乃令秦舞阳为副。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；其人居远未来，而为治行。顷之，未发，太子迟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复请曰：“日已尽矣，荆卿岂有意哉？丹请得先遣秦舞阳。”荆轲怒，叱太子曰：“何太子之遣？往而不反者，竖子也！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，仆所以留者，待吾客与俱。今太子迟之，请辞决矣！”遂发。

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徵（音止）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复为羽声慷慨。士皆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

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资物，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。嘉为先言于秦王曰：“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举兵以逆军吏，愿举国为内臣，比诸侯之列，给贡职如郡县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。恐惧不敢自陈，谨斩樊於期之头，乃献燕督亢之地图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闻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”秦王闻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设九宾，见燕使者咸阳宫。

荆轲奉樊於期头函，而秦舞阳奉地图柙，以次进。至陛，秦舞阳色变振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轲顾笑舞阳，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天子，故振慑。愿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轲曰：“取舞阳所持地图。”轲既取图奏之秦王，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。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。群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，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，非有诏召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乃逐秦王，而卒惶急，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时侍医夏无且（音居）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。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，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！”负剑，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，不中，中桐柱。秦王复击轲，轲被八创。轲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曰：“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于是左右既前杀轲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论功，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，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，曰：“无且爱我，乃以药囊提荆轲也。”

于是秦王大怒，益发兵诣赵，诏王翦军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蓟城，燕

王喜、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。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，代王嘉乃遣燕王喜书曰：“秦所以尤追燕急者，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幸得血食。”其后李信追丹，丹匿衍水中，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，欲献之秦。秦复进兵攻之。后五年，秦卒灭燕，虏燕王喜。

其明年，秦并天下，立号为皇帝。于是秦逐太子丹、荆轲之客，皆亡。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，匿作于宋子。久之，作苦，闻其家堂上客击筑，彷徨不能去。每出言曰：“彼有善有不善。”从者以告其主，曰：“彼庸乃知音，窃言是非。”家丈人召使前击筑，一坐称善，赐酒。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，乃退，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，更容貌而前。举坐客皆惊，下与抗礼，以为上客。使击筑而歌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传客之，闻于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见，人有识者，乃曰：“高渐离也。”秦皇帝惜其善击筑，重赦之，乃矐（音霍）其目。使击筑，未尝不称善。稍益近之，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，复进得近，举筑朴秦皇帝，不中。于是遂诛高渐离，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。

鲁句（音勾）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，私曰：“嗟乎，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！甚矣吾不知人也！曩者吾叱之，彼乃以我为非人也！”

太史公曰：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“天雨粟，马生角”也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！

【今译】

曹沫，是鲁国人，凭勇敢和力气，侍奉鲁庄公。庄公爱好有勇力的人。所以派曹沫担任鲁国的大将，和齐国交战，结果三次都失败了。鲁庄公害怕了，因此就献上遂邑的土地，来跟齐国求和。但仍然用曹沫作大将。齐桓公答应了跟鲁国在柯地会见，并订立盟约。

桓公与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后，曹沫却突然拿出匕首来挟迫齐桓公。桓公左右的人，没有谁敢抗拒，却问曹沫说：“您将要干什么？”曹沫说：“齐国强大，而鲁国弱小，以大国侵略我鲁国，也太过分了！现在鲁国的城墙一被毁坏，就要紧邻齐国的国界了，君主你该考虑过这情况吧！”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。话说出后，曹沫便扔掉匕首，走下盟坛，朝着北面，站在群

臣的行列里，脸色不变，言谈像平时一样。桓公很气愤，想要反悔答应的话。管仲说：“不可以。只贪些小利，而图自己快乐，自己在诸侯面前丧失信用，便会失去天下的援助，不如仍把土地还给鲁国。”于是桓公就照约定分割出在鲁国所侵占的地方，就是曹沫三次战败所失去的土地，全部还给了鲁国。

从此以后一百六十七年，而吴国有专诸的事情发生。

专诸，是吴国阊邑人。当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的时候，他知道专诸的才能。伍子胥见到吴王僚以后，用讨伐楚国的种种益处来游说吴王，吴公子光却向吴王说：“那伍员的父兄，都死在楚国。而伍员劝大王攻打楚国，只是想为自己报私仇罢了，并不是真正为吴国着想的。”吴王于是不攻伐楚国。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正想谋杀吴王僚，因此自言自语说：“那公子光呀，将有内乱野心，还不能用对外出兵的大事去劝说他。”便推荐专诸给公子光。

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。诸樊有三个弟弟，按照顺序，大弟叫馀祭，二弟叫夷昧，三弟叫季子札。诸樊知道季子札最为贤能，所以就不扶立自己的儿子作太子，依次传位给他的三个弟弟，想在最后让国给季子札。诸樊死了以后，便传王位给馀祭；馀祭死后，传王位给夷昧；夷昧死后，应当传王位给季子札，季子札却逃走不肯继承王位，吴国人就拥护夷昧的儿子僚为吴王。公子光说：“如果是以兄弟为顺序吧，季子应当即位；要是必定要以儿子嗣位吧，那么公子光才是真正的嫡系后代，应当继位。”所以曾暗中招养谋臣，以求立为吴王。

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，对他很好，以客礼相待。吴王僚九年，楚平王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吴王僚想乘楚国有丧事，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馀和公子属庸，领兵围攻楚国的濠地；又派延陵季子到晋国去，来观察诸侯国的动静。楚国发兵断绝吴将盖馀、属庸的退路，吴国的兵马不能回国。这时候，公子光对专诸说：“这个时机万不可失，现在不求即位，还要等到何时呢？况且光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，应当即位。季子即使以后回来，他也不会废掉我的。”专诸说：“吴王僚自然可以杀死。他母亲年老，孩子幼小，两个弟弟又率兵攻伐楚国，被楚军断了退路。现在吴国正是外面被楚国困扰，而朝廷内又空空如也，没有忠直的大臣，这样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了。”公子光叩头说：“我公子光的生命，就是您的生命。”

四月丙子这一天，公子光预先埋伏甲兵在地下室中，并准备好酒筵请吴王僚赴宴。吴王僚派他的兵士排成队伍，从宫廷一直到光的家中，所有门户台阶左右各处，都是吴王僚自己的亲戚。他们夹道侍立，手里都拿着长铍。酒喝到尽兴以后，公子光假借脚痛，走到地下室里，叫专诸把匕首放在烤熟的鱼腹中，把它端进去。走到吴王僚面前，专诸劈开鱼腹，就拿那把匕首去刺吴王僚，吴王僚立刻被刺死。左右武士也杀死了专诸。一时，王族的人纷扰混乱。公子光出动他预先埋伏的兵士，来攻击跟吴王僚的人士，全部消灭了他们。于是公